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「美」海明威 著

人活着不是要向谁低头的；
人可以被毁灭，可就是不能被打败

这个世界很美好，
值得为之奋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全彩图文
典藏本

老人与海

[美] 海明威 著

刘志权 马永波 毕国菊 译

海明威
Ernest Hemingway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刘志权, 马永波,
毕国菊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3
ISBN 978-7-5399-5975-7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刘… ③马… ④毕… III.
① 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20317 号

书 名	老人与海
著 者	(美) 海明威
译 者	刘志权 马永波 毕国菊
责任编辑	黄孝阳
文字编辑	王奕翔
内文版式	马海云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业荣升印刷(昆山)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975-7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sn

目录

1

老人与海

101

流动的盛宴

老人与海

他是个在墨西哥湾独自驾船捕鱼的老人，如今出海八十四天了，还没捕到一条鱼。头一个四十天曾有个男孩跟着他。但在一无所获的四十天过去后，孩子的父母对他说，老人如今显然倒霉到家了¹，最糟不过如此。孩子在他们的命令下去了另一条船，第一个礼拜就捕了三条好鱼。看到老人每天划着空空的船回来，孩子心里不是滋味，他总是跑过去帮他拿卷好的鱼线或者鱼钩鱼叉，还有卷在桅杆上的帆。帆用面粉袋打着补丁，叠起来就像一面长败的旗帜。

老人枯瘦憔悴，后颈有深深的皱纹。脸颊上有皮肤良性癌变引发的褐斑，那是热带海洋上太阳反光照射的结果。褐斑从脸颊两侧一直延伸下去，他的手掌有长期用绳子对付大鱼而产生的深深的勒痕，但没有一处是新的。它们像无鱼的沙漠中的侵蚀物一样沧桑。

他的一切都很老了，除了眼睛。它们和海水一样的颜色，欢腾着，永不言败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对他说，他们爬上海堤，小船就停靠在那儿，

¹ 原文为“definitely and finally salao”，salao为西班牙语salado少了一个d所致，古巴人发音喜欢“吃音”，海明威有意用这个不完整的西班牙词，应该是为了烘托老人所处的古巴下层百姓的环境。

“我可以再跟你出海了，我家已经攒了点钱。”

老人教过孩子怎样捕鱼，孩子很爱他。

“不用，”老人说：“你正跟着条幸运船。还是跟着他们吧。”

“还记得你曾经八十七天都空手而归吧，后来整整三个礼拜咱们每天都逮到大家伙。”

“记得，”老人说：“我知道你离开不是因为对我没信心。”

“爸爸逼我离开，我还是孩子，得听他的。”

“知道，”老人说：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没多大信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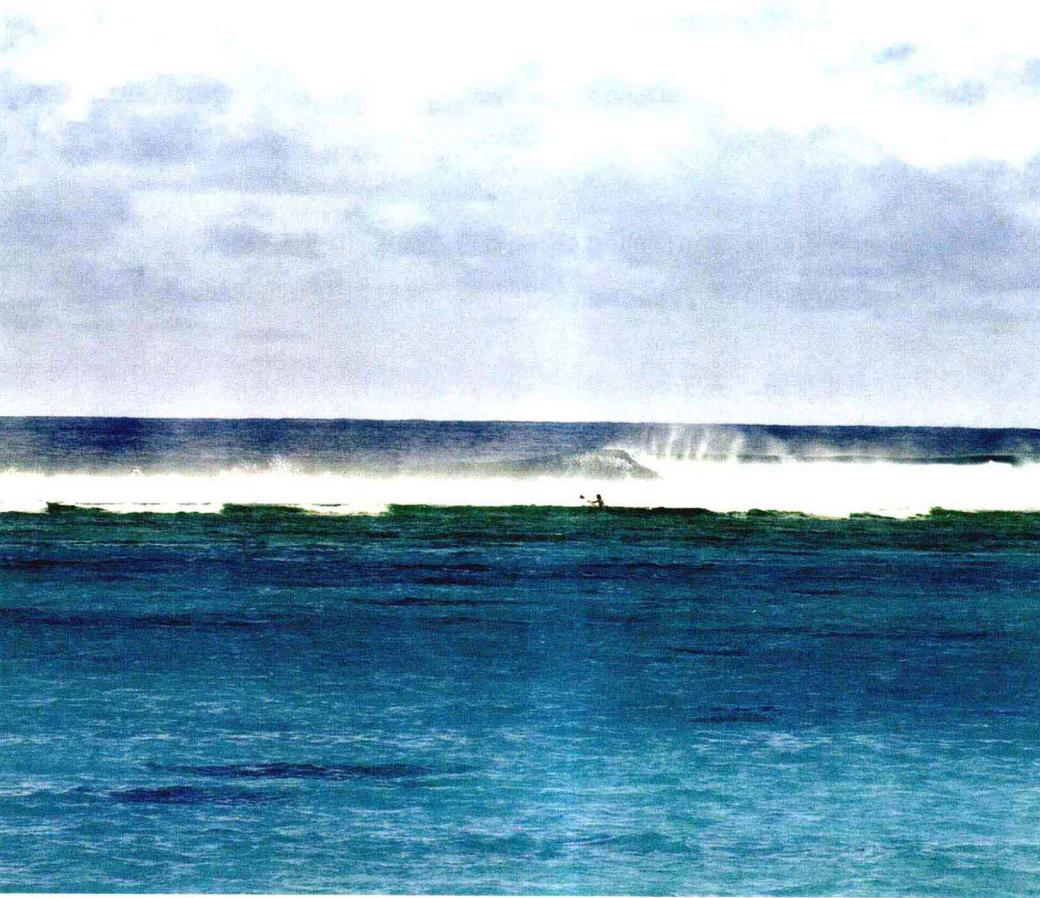
“唔，”老人说：“但是咱们有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：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一杯吧？然后咱们再收拾东西回去。”

“可以啊！”老人说：“打鱼的之间不客套。”

他们坐在露台饭店里，许多渔夫寻老人的开心，他不生气。另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看着他，心里不好受，但他们不会流露出来，他们客气地聊着海流，投线的深度，聊持续的好天气，以及出海见闻。当天斩获颇丰的渔夫都已经回来，剖开他们的马林鱼，整片儿横排在两块厚木板上，每块木板两端各有一人抬着，摇摇晃晃送到鱼屋，等着冷藏车把它们送到哈瓦那的市场。捕到鲨鱼的人们则把鱼运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儿，它们被用滑轮吊起来，去了肝，割掉鱼鳍，鱼皮被剥掉，鱼肉被切成一条条的腌制起来。







如果是东风，鲨鱼厂的气味会隔着海湾吹来；但今天只有很淡的气味，因为风转向北边，后来又小下来。露台饭店阳光向晚，令人愉悦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说。

“嗯。”老人应着。他举着杯子，想起了很多年前。

“要我去为你弄些明天用的沙丁鱼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去打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罗杰里奥可以撒网。”

“我真想去。就算不能跟你一起捕鱼，我总想要帮你干点什么。”

“你请我喝啤酒了，”老人说：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你刚开始带我上船时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你差点没命，当时我把条活蹦乱跳的鱼弄进船，它差不多要把船弄散架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乱拍，砰砰呼，座板断了，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还



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，那儿搁着湿线卷，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，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就像在砍倒一棵树，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当真记得？还是因为我给你讲过？”

“从咱们第一次出海开始我就记得每一件事儿。”

老人用长年日晒、信任而爱怜的眼睛注视着牠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带你出海闯荡，”他说：“可惜你属于你父母，又在一条幸运船上。”

“我去弄点沙丁鱼来好吗？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它们腌在匣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，而现在一切又如微风初起般焕然一新了。

“两条。”孩子说。

“两条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不是偷的吧？”

“我倒想偷。”男孩说，“不过这些是买的。”

“谢了，”老人说。他思虑简单，没去多想自己何时变得这样客气。但他知道现在业已如此，也知道这不丢面子，无伤大雅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男孩问。

“再远一点，等风向转了回来。我想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会想办法引他也走得远点，”男孩说：“这样万一你钓到大家伙我们可以来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走得太远。”

“是，”男孩说：“不过我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什么东西，比如一只鸟在盘旋，指引他跟着追鲆鳎什么的。”

“他眼睛不好？”

“简直是瞎子。”

“怪了，”老人说：“他从来不逮海龟，那东西才伤眼睛。”

“但你沿着莫斯基托海岸¹捕了好几年的海龟，眼睛照样很好。”

“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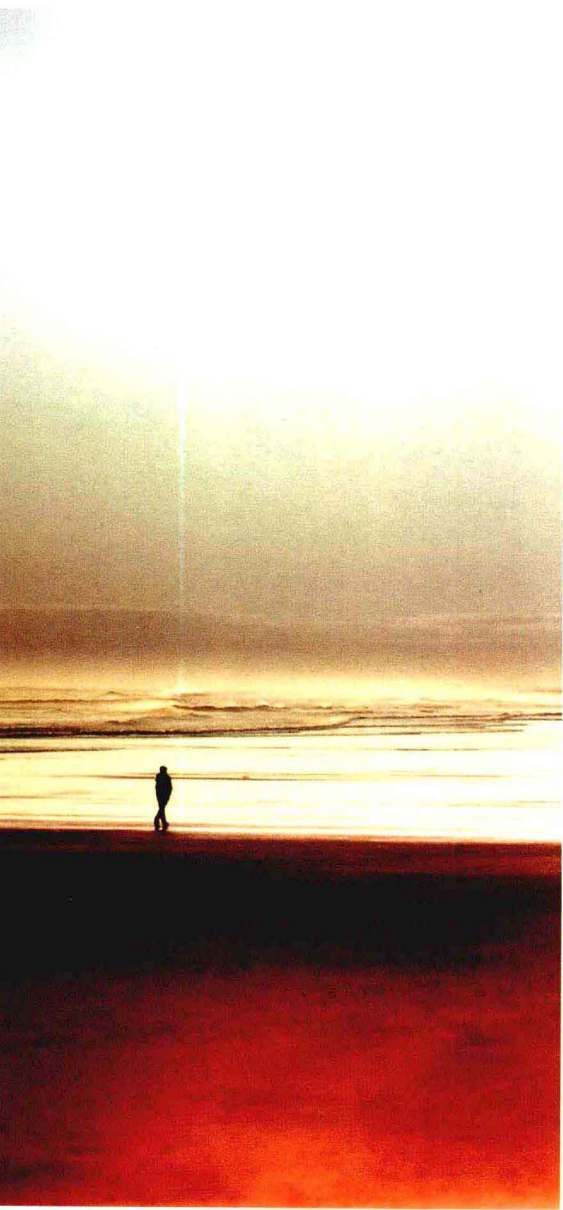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但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有的。再说还有很多窍门呢。”

“咱们收拾东西回去吧，”男孩说，“然后我再拿网去逮沙丁鱼。”

他们收拾船上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，孩子拎着放着卷得很密实的棕色线圈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鱼叉。鱼饵盒和制伏拖到船边的大鱼时要用到的棍子一起藏在船尾下面。没人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布帆和那些粗鱼线带回家好，毕竟露水对它

1 位于尼加拉瓜东部，是靠近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，因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此处而得名。



们有伤害,再说,尽管本地人肯定不会偷,但老人想,何苦把鱼钩和鱼叉留在船上做不必要的诱惑呢。

他们顺着大路一同走到老人的窝棚,从敞开的门进去。老人把桅杆连同捆好的帆靠在墙上,孩子把箱子和其他家什搁在它旁边。桅杆几乎跟这窝棚仅有的房间一般长。窝棚用当地王棕坚硬的苞壳——当地人叫它“海鸟粪”——做成,里面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和一处用来做饭的炭塘。在用纤维结实的“海鸟粪”叶子展平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,有幅彩色的



耶稣圣心图¹和另一幅科夫雷圣母像。这些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曾经也挂着他妻子的彩像,但后来他把它取下了,因为看着照片他更觉得孤单。如今照片压在屋角搁板上他干净的衬衫下面。

“你要吃什么?”男孩问。

“来罐黄炒饭拌鱼吧。你也吃点?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吃。要我生火吗?”

“不用。等会我自己生。我吃冷的也一样。”

“我把鱼网拿走啦?”

“尽管拿。”

没有鱼网,男孩记得他们已经把它卖掉了。但是他们每天重复这个把戏。也没有黄炒饭拌鱼,男孩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幸运数,”老人说:“你可想看到我带条净重一千多磅重的大家伙回来?”

“我拿网去逮沙丁鱼了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?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,可以看看棒球。”

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捏造的。但老人真从床上抽出一份报纸。

“在杂货店时皮尔科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你的和我的一起用冰镇上,明天早上可以分着用。我回来后你给我讲讲棒球吧。”

1 法国修女玛格丽特·玛丽·阿拉科克(1647—1690)于17世纪倡议崇拜耶稣基督的圣心,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。

“洋基队¹不会输的。”

“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对洋基队要有信心，孩子。迪马吉奥厉害着呢。”

“我有点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你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再看看，回头告诉我。”

“你看咱们该去买张彩票——尾数是85？明儿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好啊，”男孩说，“那你八十七的大纪录又怎么说？”

“好事不可能发生两次。你认为能买到八十五的号码吗？”

“我可以订一张。”

“一注要两块半。咱们能问谁借？”

“这好办。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其实没准儿我也借得到。不过我不太想借钱。今天借钱明天讨饭。”

“注意保暖，老爷子，”孩子说，“别忘了这是在九月。”

“大鱼露面的月份，”老人说，“不像五月，谁都能做渔夫。”

“我现在得去弄沙丁鱼了。”孩子说。

男孩回来时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太阳已经下山。男孩从床上捡起旧军用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老人的双肩。很怪的双肩，尽管老迈依旧有力，脖子也依旧结实，当老人睡着了头向前耷

1 棒球是美国发展最早的职业运动，目前棒球大联盟由国家联盟（1871年成立）和美国联盟（1901年正式成立）组成。小说中的（纽约）洋基队是美国联盟中的传统强队，下文提到的底特律老虎队、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、芝加哥白短袜队等都是美国联盟的8支创始球队之一。辛辛那提红人队则是国家联盟的球队。其中，乔·迪马吉奥1936年进入纽约洋基队，是入选棒球名人堂的伟大击球手。

拉，连皱纹也不那么明显了。他的衬衫打了很多很多补丁，看上去跟他的帆一样，这些补丁经阳光暴晒，已经褪成许多深浅不一的颜色。老人的头非常苍老，阖上眼，脸上就没了生气。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，靠手臂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男孩离开了。他回来时老人依旧在熟睡。

“醒醒，老爷子。”男孩说着，摇了摇老人的膝盖。

老人睁开眼，回了好一阵子神。然后他笑了。

“你弄了些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。”男孩说，“我们该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不太饿。”

“来吃吧。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。”

“我这样干过。”老人说着，起了身，拿起报纸，叠好。然后他开始叠毯子。

“毯子还是披着吧，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在，你就不用饿着肚子打鱼。”

